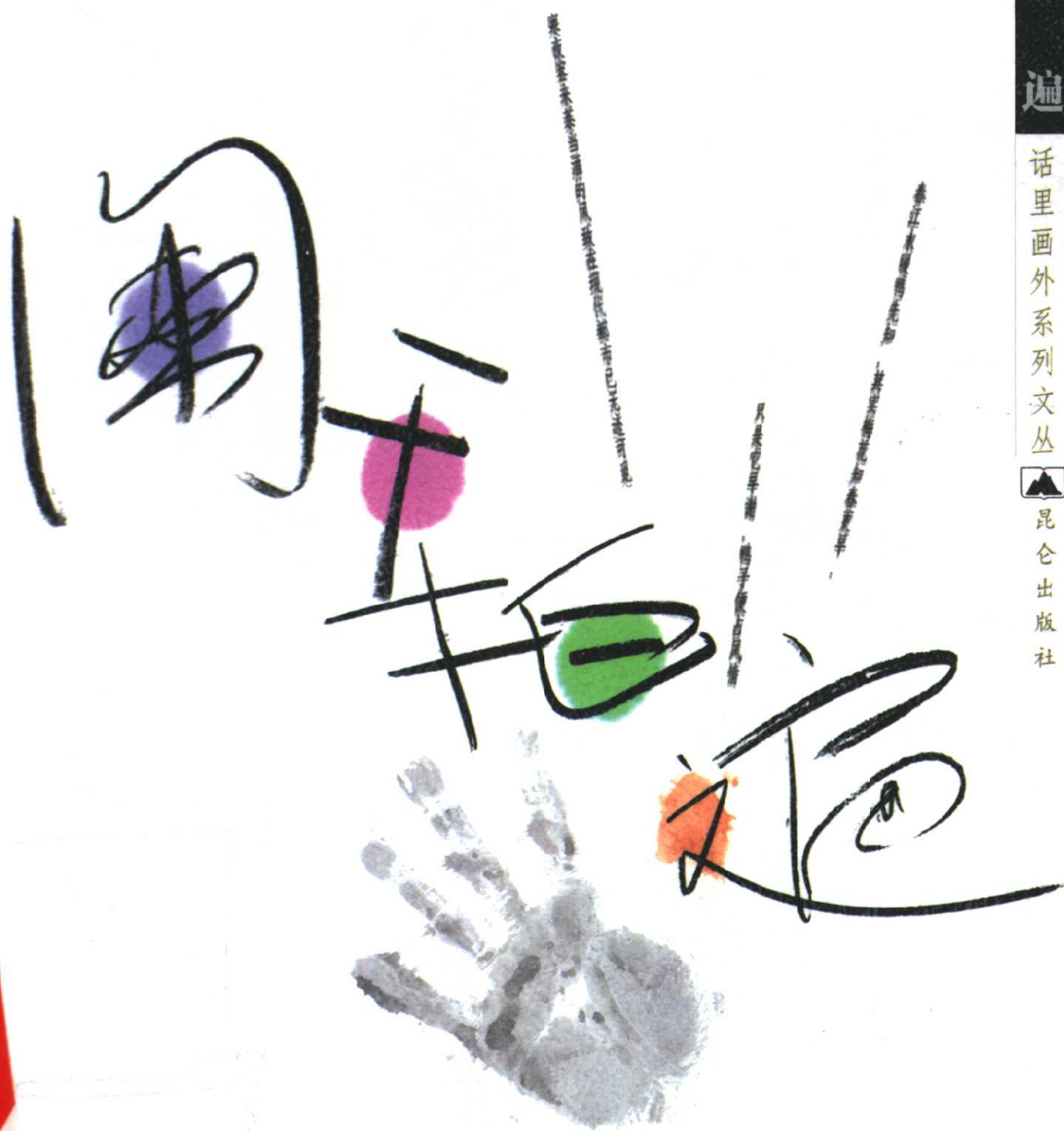




聂鑫森 文 / 图



遍 拍 干 闾

聂鑫森 文/图



昆 仑 出 版 社



昆仑出版社

●
聂鑫森 文/图

阑干拍遍

话里画外系列文丛

○ 稿纸上的蝴蝶 何立伟 文/图

○ 影子的舞蹈 何成 文/图

○ 阑干拍遍 聂鑫森 文/图

○ 生为万人 石湾 文/车前子 图



B1246053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阑干拍遍/聂鑫森 著. - 北京: 昆仑出版社, 2001. 6

ISBN 7-80040-594-X

I. 阑… II. 聂… III. 随笔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26519 号

书 名: 阑干拍遍

作 者: 聂鑫森

责任编辑: 祁周虹

装帧设计: 蒋宏工作室

责任校对: 吴 汇

出版发行: 昆仑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8 号 邮编 100081

电 话: 62183683

E-mail: jfjwycbs@public.bta.net.cn

经 销: 新华书店发行所

印 刷: 北京朝阳区飞达印刷厂

开 本: 850×1168 1/32

字 数: 151 千字

印 张: 6.75

印 数: 1-5000

版 次: 2001 年 8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1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ISBN 7-80040-594-X/I·429

定 价: 11.50 元

寒夜苦來茶

當酒的风致

在现代都市已

無迹可覓

辛巳錢森



目 录

俗 世 风 情

3	父 亲
9	母 亲
14	下辈子的职业
18	男人不戒烟
22	古玩摊
24	送火神
29	玩 家
34	闹市偏僻处
37	小茶馆
40	关于文人下“海”训练项目的说明

- | | |
|----|-----------|
| 43 | 清 客 |
| 46 | 冬夜的电话 |
| 49 | 阳台与门 |
| 52 | 花草心 |
| 55 | 被隔离的“阿拉”们 |
| 57 | 校园广告撷奇 |

地 北 天 南

- | | |
|----|-----------|
| 63 | 到潇湘馆去 |
| 66 | 细雨如丝访“美庐” |
| 68 | 青云谱 |
| 71 | 威宁草海 |
| 74 | 又见王村 |
| 77 | 凤凰行 |
| 81 | 何处池上楼 |
| 84 | 筇竹寺探胜 |
| 89 | 难忘苦寒 |
| 93 | 芦荻正白 |
| 96 | 亲山爱水 |

- | | |
|-----|---------|
| 98 | 海南品果录 |
| 102 | 白云庵的女住持 |
| 105 | 曼谷之晨 |
| 108 | 泛舟湄南河 |

浮生走笔

- | | |
|-----|---------|
| 113 | 汪曾祺先生 |
| 115 | 奇人郭小石 |
| 119 | 莫应丰 |
| 123 | 怀姜天民 |
| 126 | 邓一光 |
| 129 | 石钟山 |
| 132 | 冯苓植素描 |
| 135 | 阿 来 |
| 138 | 阿 成 |
| 142 | 久别重逢话福金 |
| 147 | 禅心逸态 |
| 149 | “罗老倌”逸事 |
| 152 | 敲门声响起 |

155	有这样一群作家
164	“泄密”事件
169	客 串
172	贺年记趣

咬文嚼画

177	说 蛇
180	骆 驼
182	汝丝为网罗
184	碧眼乌圆食有鱼
187	沐浴熏香画墨猪
191	桃花流水鳜鱼肥
194	芙蓉原是拒霜花
197	点破银花玉雪香
200	两头尖尖出水新
202	齐白石的牵牛花
205	山到秋深红更多

俗世风情

SU SHI

FENGQING



山野尋常味
 清白一世身
 官齋若似
 此蔬
 太平
 辛巳
 青金
 子林



父 亲

父亲离开我们已经三个年头了。

他故去的时候,我的儿子还不满三岁。做了不到三年的“人之父”,我已感到十分的劳累,而父亲却有五个儿女,且一一抚养成人。他一定非常疲惫,他该合上眼,好好地休憩。

③

是的,他该休憩了。

猛然间,我觉得肩上有了重量。作为长子,我要安慰母亲,我要照料弟妹,尽管他们都已参加了工作,除满弟之外,全都有了家,但是我似乎还有许多事要做。如果父亲仍然活在世上,他会默默地承担所有的负荷。

他会在我们回家看望他时,让我们坐到他身边,在桌上搁一个小枕头,为我们仔细地切脉,然后用毛笔开出

药方,告诉我们这个时令该用些什么药,阐释一番养生的道理。他会在喝过酒后,牵着喧闹的孙儿孙女,到小巷后面的雨湖公园去玩;每当这时候,母亲就要交代他:别把孙伢子弄丢了。父亲一笑:别的会丢失,孙伢子是不会丢的。

我相信。

他太爱他的儿女,太爱他的孙儿孙女。他常乘着微微的醉意,很自矜地说:我什么也没有,可是有儿女。

我觉得他的“老”,是从退休那天显现出来的。当他从离湘潭市区 30 里外的马家河镇的一家小药店回到家里时,突然感到儿女们都成人了,那个小店的忙碌也与他无关了,重负的一旦解脱,反而添了惆怅,竟狠狠地喝了大半天的闷酒,然后倒头就睡。

他还不习惯轻松。

4 他工作过的马家河镇,坐落在湘潭与株洲之间的湘江边,是一个很美丽的去处。那时我正在株洲的一家木材厂当工人,隔上一个月,必定要去看望一次父亲。吃过晚饭,他领着我在江边散步。夕光正闪烁在江面上,那些泊在岸边的木船,一字排开,桅杆直直地指向天空。见父亲走来,船家便站到船头,殷勤地和父亲打招呼,于是父亲问他们的病好了没有,吃过药后有什么感觉。记得有一次,一位满头白发的老船工,硬把我们拉到船舱里,摆了酒、菜,说是他长年的腰痛,服了父亲开的药方后,竟再不痛了。父亲轻轻呷口酒,笑着点头,目光非常慈柔。

这目光令我痴醉。自小及长,无数次地领悟过这目光带给我们的挚爱。

记得“文革”初期,武斗闹得惊神泣鬼,枪声、炮声不绝于耳,株洲和湘潭两地水陆交通断绝,连书信也发不出,这局面竟维持了一月之久。父亲想我心切,沿着湘江,由马家河镇,经霞湾街、清水塘,步行 30 余里,到达市区的木材厂。找到我时,上上下下慈爱地

把我打量一番，然后点头微笑，说：“除上班外，那些事不要去做，没事时看看书。”吃过午饭，他又独自步行回去，我要去送他，他拦住我：“不要出去，外面有野炮子乱飞。”走了好长一段路，他还回过头来看我。

1984年春，我去京学习前，领着儿子先去湘潭向父母告辞。父亲正卧病在床上，脸色蜡黄，见我们来了，精神猛然一振，忙下床，摸着孙子的头，说：“这是聂家的长孙，要是我有遗产的话，他是有权利得到一半的，可惜我什么也没有。”说完，哈哈一笑，然后牵着孙子的手说：“爷爷领你去买糖果。”

我突然感到了某种不祥，怆然有泪涌出眼眶。

放暑假了，我领着妻儿去看望父母。

夏天的小巷，风飕飕的，麻石路面凉润可人。父亲和我并排坐在大门前，讲他在湘潭几十年的见闻，讲他的一些故去的老朋友，讲怎么熬血驴膏，怎么制虎骨酒，怎么识别真假麝香……他的脸色于蜡黄中透出喜色，他不让我插嘴，一口气不停地讲下去，除吃饭睡觉外，整整讲了两天。后来，我把这些素材变成了小说，算是对他几天后的故去的薄奠。

我回株洲几天后，接到电报，父亲故去了。

深夜，我们赶回湘潭家中。父亲正安详地躺着，我颤抖着揭开蒙在他脸上的白布，脸色如旧，仿佛只是睡了过去，平静得没有任何痛苦。他是午餐时，喝过一碗桂圆汤后，说是感到很累，要睡一会儿——从此再没有醒，沉入了一个永恒的梦中。

他的身边放着一枝断了的拐杖。那是几年前，我到成都出差时为父亲买的。两天前，父亲拄着它散步时，忽然断了。似乎是一个什么预兆，于是他也归去了，在那个陌生的世界，难道父亲不需要拐杖吗？

我捧起断了的拐杖，禁不住痛哭起来。

妻子和儿子也呜呜地哭了起来。

母亲忙抱起她的孙子,说:“好乖乖。奶奶带你,爷爷睡着了,爷爷保佑你。”又轻声对我说,“别吓了他。”我拼命止住哭,无力地坐在父亲的身边。

我的儿子是在这座百年老屋里“满百天”的。

父亲退休后,平淡地度日,忽地因孙子的临世而激动不已。那正是隆冬,我向单位告了假,和妻儿一起住在家里。炭火通红,竹烘罩上烘着不断换下又由母亲洗净的尿片,父亲一边吸烟,一边翻动尿片,一边对我说:“你儿子的尿很臊,这是好事,说明热毒尽出。中医说幼儿‘尿要臊,尿要臭’,即是这个道理。”我才猛地明白,为什么父亲一天几次去嗅看小家伙的尿片。

6 儿子满一百天了,按湘潭风俗,我们得抱着他到街市去走走,见见太阳。父亲寻出他的古旧的印泥盒,打开来,用中指蘸了蘸,轻轻地在小家伙的两眉之间,按一个朱砂印,说是可以压惊镇邪,那鲜红的印记,可是对新生命的祝愿,或者说是属于生命的一个符号,父亲说我出生后一百天,也打过朱砂印。一代代人在朱砂印的标示下,走向广袤的世界。

我不自觉地摸摸两眉之间,感觉到那个砂印的永恒存在。

在父母的身边,妹妹带着刚出生不久的儿子,生活过一段时间。接着,四弟的儿子降临,一家子又搬来,由老人们帮着度过最困难的时刻。

儿子在不满一时,妻子要考职称,我又忙于报社的编务,保姆一时找不到,只好写信向父母求救。他们心疼孙子,全来了,小屋里顿时热闹起来。我们夫妻忙着上班,母亲做饭,父亲带孙子。过了半个月,父亲身体不好了,是劳累所致。终于在一天吃饭时,他对我们说:“我得回家去调养一段,这里看病吃药太不方便。你母亲留下。”我知道父亲是不谙熟家务的,且身体有恙,需要人照

料,坚持要母亲和他一起回去。他笑了笑:“你们放心,我会照料自己的,孙子太小,你母亲有经验。弄病了孙子,我可不依。”

他一个人走了。

那些日子,他自己做饭,自己洗衣,弟弟、弟媳有时去帮帮忙,他也不同意,说是老年人就要多活动筋骨。

父亲退休后,我常听他说:“从家乡出来几十年了,也没回去过,真想到父亲的坟上看看,可惜这一身的病,怎么去?”

他的家乡是江西省新干县三湖乡。

他十一岁时,做党的地下工作的祖父被白匪杀害了,他由人护送到湖南湘潭的药店学徒。以后,回老家结婚,把母亲接出来;以后,有了一群儿女,忙忙碌碌、辛辛苦苦地迎送着春风秋雨。他说祖父长得很高大,毛笔字写得极漂亮;被捕后执意不肯写“自白书”,便牺牲了。他说要是祖父还活在世上,看见我们,不晓得怎么高兴。

7

1986年春,我第一次去了老家,在爷爷青草萋萋的坟茔前,默哀了许久。回到聂家老屋,见厅堂正面的墙上,挂着爷爷的画像,不禁肃然起敬。亲戚说我很像他老人家,特别是额头和眼睛。我伫立在画像前,影影绰绰见爷爷的两眉间,似乎泛出一个鲜红的朱砂印。

爷爷一定给父亲打过这样的朱砂印。

从老家回来,我又带着儿子,去湘潭的公墓地祭奠父亲。

细雨飘飞,滞云低垂,墓地上到处是鞭炮声。

我告诉父亲,我去过爷爷的坟地,我看过爷爷的画像,还有聂家老屋……我还想说,生命形式的链环,环环相扣,永无尽头,足可和时间抗衡,这便是整个人类于悲哀中生发的自信与愉悦。

虎头虎脑的儿子,忽然问:“爸爸,你以后也会这样吗?”

“会的。”

“我呢？”

“也会的。”

突然，我抱起儿子，使劲儿地亲他，喃喃地说：“我们不会……不会的！”

今年的清明节，因我在京，无法去祭扫父亲的坟茔，但弟妹们都去了。来信说坟茔上小草刚泛出新绿，薄薄的一层，洋溢着无尽的生机。而且，那天墓地祭扫的人特别多，每座坟茔前，都站着一排人，显示出生命力量的磅礴与沉宏。

夜深人静，我站在窗前，遥望星光灿烂的南天，心头升起一种庄严的感觉。

父亲，你安息吧。我也会做一个好父亲的，在这浩浩荡荡行进不止的生命长河中……

8

闲
于
拍
遍